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总主编◎文 旭

# 多恩灵魂三部曲研究

晏 奎◎著

A Study of John Donne's  
Epic Trilogy of the Soul



科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总主编 文 旭

# 多恩灵魂三部曲研究

A Study of John Donne's Epic Trilogy of the Soul

晏 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将多恩的《灵的进程》、《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视为完整的灵魂三部曲加以研究。本书研究了诗人的创作态度、思维走向及作品的基本内容、框架结构、表现形式，论证了三部长诗的内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本书分析了自我、生命、爱情、恒变四大基本主题及其所体现出的深刻的人文关怀，探究了历史与现实、神学与诗学、天文与人文等多种关系及其蕴藏的宇宙人生意识。本书认为，多恩以史诗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宇宙灵魂”的艺术形象，在文艺复兴“坠落-再生”的主导模式基础上，沿着出自天堂、回归天堂的发展脉络，再现了一次完整的寻求生命真谛的心路历程，并在一系列多元互动关系中，成就了一曲以生命的本真关注为核心的独特的灵魂三部曲。

本书适用于对多恩与英国玄学诗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恩灵魂三部曲研究 / 晏奎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10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文旭主编)

ISBN 978-7-03-050261-2

I. ①多… II. ①晏… III. ①多恩(Donne, John 1572-1631)—诗歌研究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5606号

丛书策划: 阎 莉

责任编辑: 阎 莉 张 达 / 责任校对: 贾娜娜

责任印制: 张 倩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10月第一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3/4

字数: 260 000

定价: 7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编 委 会

总主编：文 旭

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新仁 陈永国 程晓堂 董洪川

杜世洪 封宗信 韩宝成 李 力

李洪儒 刘承宇 刘立辉 刘正光

罗益民 马海良 彭宣维 钱 军

冉永平 束定芳 王文斌 魏在江

向明友 晏 奎 杨 枫 杨金才

张 辉 张克定 张绍杰 张绍全

## 从 书 序

外国语言文学博大精深，其内容涵盖外国语言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及跨文化研究等。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成绩斐然。近些年来，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发展迅猛，其理论与模式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尤其在研究领域方面，其跨学科性和交叉性日益凸显并普遍，如与哲学、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众多领域的日渐交叉和融合，促使我们必须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地进行研究，从而在科研上真正做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有所作为。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已是当今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然，无论是从学科研究历史传统的传承上来看，还是从其未来发展的开拓创新上来说，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都任重而道远。因此，与时俱进，汇聚外国语言文学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为先行者和后学共同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便成为促进学科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为此，我们秉承西南大学“特立西南，学行天下”的大学精神，在学界广大同仁的关心和帮助下，精心打造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系列学术专著，以期促进外语界同仁相互沟通与交流，共同创新与进步。该系列学术专著的规模化出版，是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其诞生是学院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搭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成果交流的平台。

西南大学起源于1906年4月建立的川东师范学堂，于2005年由原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而成，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西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学贯中西的大师吴宓先生，著名诗人、文学家方敬，翻译家邹绛、外语教育家张正东等学术先贤和著名专家曾在此执教，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办学特色。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翻译硕士”“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同时接收国内访问学者。学院拥有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西部地区外语教育研究会、重庆市外文学会、重庆市莎士比亚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或团体。学院现有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莎士比亚研究、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研究、外语教育学等领域有较深的

造詣，并在多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改革开放以来，学院秉承“博学中西，砥砺德行”的院训，以“崇尚学术自由、培养外语英才、塑造模范国民”为使命，以“全人教育思想”为外语教育理念，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在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学术价值大、实用性强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全国和部市级的教学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南大学和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学科建设的大力资助，外国语学院在许多教师以及各界朋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尤其离不开科学出版社阎莉女士的真诚相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诚然，这个新生婴儿的成长与发展，要靠广大学人的呵护和支持。因此，敬祈学界朋友不惜赐教为幸，也热忱欢迎同行专家不吝赐稿。我们将秉承西南大学“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继续不遗余力为本丛书的成长壮大添砖加瓦。

为学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共同的事业就是共同的生活情趣，也是共同的追求，“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思考求索的起点，追寻学术的真谛，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为序。



谨识于西南大学

2014年6月22日

## 前 言

本书旨在将多恩的三部长诗，即《灵的进程》《第一周年》《第二周年》，作为完整的具有史诗性质的灵魂三部曲来加以研究。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借灵魂的尘世之旅和天堂回归，以展示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所以其所揭示的不仅是灵魂本身的游历，更是诗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深切关注，是以这个关注为核心的特殊的灵魂三部曲。

这一构想源自帕特里德斯《多恩英诗全集》中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多恩《灵的进程》具有史诗的性质。”（*Patrides* 313）对此，笔者的第一反应是：如果《灵的进程》堪称史诗，那么《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就更该被视为史诗。一是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史诗在各诗体类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用以挑战古典史诗最为有力的体式；二是因为《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远比《灵的进程》更深刻、更崇高，也更具影响力，是《仙后》与《失乐园》之间最伟大的诗歌作品。接踵而至的反应是：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它们就应该是一支完整的灵魂三部曲，因为灵魂于《灵的进程》之从天国到人间，于《第一周年》之对尘世的解剖，于《第二周年》之从人间到天国，恰如多恩《告别辞：节哀》一样，呈现为离别、沉思、回归的主题，既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又传递着坠落-再生的基本思想，所以是一次完整的生命体验。

灵魂三部曲的想法由此而来。然而几乎所有资料都显示：第一，《灵的进程》是讽刺诗，而《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则是挽歌，是献给早逝的14岁的伊丽莎白·德鲁里小姐的赞美诗；第二，在多恩的编辑队伍中，提及《灵的进程》为史诗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多数则只字未提；第三，在批评界，迄今还没有人从史诗角度研究过其中的任何一部，也没有人将《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看作史诗，更没有人将它们当作完整的史诗三部曲或具有史诗性质的灵魂三部曲。

我们知道，多恩研究虽在20世纪达至顶峰，但早在17世纪就已然开始了，那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人们何以会忽视诗人的灵魂三部曲呢？对此，最直接的回答或许是作品的不同归属所致。受其影响，国外的多恩研究，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而言，也基本按类展开，且大多集中在短诗上，尽管也会涉及长诗，但都是作为背景而不是作为主体的，真正属于长诗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而种种研究，虽出发点、理论

根据、研究深度、所得结论等都各有千秋，却也只集中于《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灵的进程》则始终游离在外，显示出在归属上的固有成规，所以对于三者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没能察觉。国内的多恩研究本来就为数有限，又都集中在爱情诗上；至于三部长诗，既没有质疑过其归属问题，也没有对其做过深入研究。

因此，把它们视为完整的灵魂三部曲，势必会涉及一系列问题，比如，三部长诗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作品？其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这些联系又是如何使三者达至统一的？这些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在于它们直接关乎三部曲的构想能否成立，因而也是最基本、最直接、最核心的问题。要对之作出回答，无疑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考虑，但最为有力的恐怕还是作品本身。因此，笔者将结合诗人的创作态度、作品所揭示的靈魂的性质、灵魂形象的塑造、灵魂游历的基本走向等，以三部作品的结构特征和思想的关联性为重点展开讨论，以期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也能揭示三者 在运思结构和创作手法上的内在联系，用以证明它们之间的水乳交融的一体性，确定其灵魂三部曲的性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灵魂三部曲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从表面看，应该就是诗人自己所说的永生的灵魂，进一步也可以说是灵魂的一个完整历程，再进一步还可以这样说：当他人致力于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揭示各色各样的灵魂时，多恩则将鲜活的灵魂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又何在呢？难道真如后来的批评所说的旨在语不惊人死不休？如若不然，其背后是否还有人文主题呢？如果有，都是怎样的人文主题呢？有哪些基本内容呢？诗人又是如何让灵的历程体现出这些人文主题的呢？它们是增强了还是消解了三部曲的一体性？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乃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所谓“玄学诗人”外，多恩还是一个文艺复兴诗人，他的人文思想不仅在其爱情诗中，而且在其宗教诗中也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反映，所以上述问题恐非空穴来风，而是内藏于作品之中的，是三部长诗不可分割的组成要素。这就意味着，在确定了三者的性质之后，有必要作进一步的 主题研究，借以深化对灵魂三部曲的理解。

这种深化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宇宙人生的问题。一是因为灵魂的形象本身就具有宇宙属性，二是因为《灵的进程》之“毕氏学说”和《第一周年》之“新学”也都包含天人对应的思想，三是因为自 1903 年起就已经有人涉及多恩的“新学”了。但从现有的研究资料看，由于《灵的进程》游离在外，所以人们的眼光始终盯在“新学”上，并认定其对立面就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尽管对“新学”的具体内涵也有不同看法，但却对作品明确宣称的“毕氏学说”或者是忽视了，或者没能给予足够的



重视，恐怕并不符合诗人的原意，而且对宇宙人生问题也没有展开正面讨论。那么，多恩的宇宙人生到底是什么呢？其立足点究竟在哪里呢？“毕氏学说”与“新学”又有什么关系呢？除此以外是否存在其他要素呢？如果存在，又该如何看待呢？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许有助于在更深的层次上去揭示作品的深层含义，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三部曲的性质和主题，有助于揭示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从前人的忽视到诗歌性质的确定、从主题的深化到背景的探索，整个研究将紧扣三部曲的构想能否成立这个中心思路，层层深入、渐次展开。

这样的研究，对笔者来说，无疑是困难重重的，每个层次都充满挑战。首先，选题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多恩研究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涉及一大批专家学者，如琼生、德莱顿、约翰逊、柯尔律治、德昆西、T. S. 艾略特等从古典主义直到现代派的泰斗、巨匠。此外还有安娜贝尔·帕特森、威廉·克里根、斯坦利·斯图尔特、雷蒙德·沃丁顿等著名的17世纪研究专家，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挪威、瑞典、丹麦、芬兰、中国香港等地的众多的多恩迷，以及路易·马茨、芭芭拉·黎瓦斯基等多恩研究大师，有赫伯特·格瑞厄森、海伦·加德纳、伊夫琳·辛普森、加里·斯特林格等著名的多恩编辑、专家。说他们都忽视了多恩的灵魂三部曲，实在并非易事。

更重要也更核心的，是材料的挑战。毋庸置疑，多恩研究的积淀是十分雄厚的，以《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为例，仅相关专著就有路易·马茨的《冥想诗研究》（1954年）、弗兰克·曼利的《多恩的〈周年诗〉》（1963年）、芭芭拉·黎瓦斯基的《多恩的〈周年诗〉与赞美诗》（1973年）、爱德华·泰勒的《多恩之女人的理念》（1991年）等。论文则更多，仅约翰·罗伯兹主编的《多恩诗歌研究核心论文集》（1975年）就收录了五篇文章，包括哈罗德·洛夫的《多恩〈第一周年〉的主题》、帕特里克·马奥尼的《〈周年诗〉：多恩对“恶”的修辞鞭挞》、丹尼斯·奎恩的《作为庆贺的〈周年诗〉》、斯坦伍德的《多恩〈周年诗〉中的“本质欢乐”》、西歇尔曼的《永恒的多恩〈周年诗〉》等（Roberts 355-396）。可它们都是对《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本身的研究，对《灵的进程》的研究则基本处于起步阶段。换言之，《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的研究虽然已相当深入，但都不是从史诗角度着手的，也都没有将二者与《灵的进程》连成一个整体。

研究资料的匮乏，意味着更多地只能靠作品本身，然而多恩却是块硬骨头。海伦·加德纳是多恩研究少有的大家之一，她曾在回忆自己的研究时这样说过：“1926年，当我正襟端坐，准备接受牛津大学颁发的奖学金时，有人告诉我说，我获奖的原因是回答了有关多恩与弥尔顿的问题。我将此事告诉了我的祖父，一位对古典诗

歌和英国诗歌都有广泛涉猎的退休教师。我对弥尔顿的热情让他倍感欣喜；而说到多恩，他却满脸犹豫。”（Gardner 2）加德纳祖父的“满脸犹豫”恐怕与多恩研究之难不无关系。据说查理一世在得知荷兰诗人康斯坦丁·惠更斯打算将多恩的部分作品译为荷兰语后，曾表示说他不相信有谁真能做好这件事（Smith, *Critical Heritage* 81）。查理一世之所以表示怀疑，在于多恩诗很难，而三部长诗又都是多恩最难的作品。这意味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无异于将诗人的思想之难和语言之难都集于一体；加之用汉语撰写，则汉译问题既是无从借鉴的，也是无法回避的，个中之难及其挑战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文化背景问题、研究视角问题等。就文化背景而言，伽达默尔之“探究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伽达默尔 6）的劝告仍犹在耳，格林布拉特“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须和社会压力上去”（转引自朱立元 401）的原则方法也成效显著。但多恩的时代毕竟与现在有很大差别，所以要把握其“世界经验”“特殊环境”“每天都要面对”的种种压力，要把握三部曲之一与多、上与下、神与俗、灵与肉、生与死、恒与变等的关系，要理解诗人何以坚持“毕氏学说”，何以论及“新学”，又如何用它们来传递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都会涉及大量的文化背景知识，特别是天文、哲学与神学的知识，所以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研究视角而言，似乎不会存在问题，因为时代已经赋予了研究丰富而强大的理论支撑。可多恩毕竟是历史人物，其被称为玄学诗人，乃是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在这之前，英国文坛只有创作，没有批评；虽然也有许多影响深远的评论，但除锡德尼《为诗一辩》之外，大多是些只言片语，属有感而发的心得，而《为诗一辩》的理论基础乃是古希腊的摹仿说，其重心是戏剧，而不是诗歌（Sidney 186-206）。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即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具有离析性的特点：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处于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中。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从事过文学创作；贺拉斯和郎吉努斯是在对新的文学现象的总结基础上写出《诗艺》和《论崇高》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空前繁荣，而文学批评却相对滞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至 20 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系列转向及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都可作证。有鉴于此，笔者将借助文本细读和文化批评，从互动的角度对多恩的灵魂三部曲展开研究。

本书所用引文版本为帕特里德斯的《多恩英诗全集》。文中所引诗和文，包括题记和正文，也包括多恩和其他人的著作，除非注明译者，均由笔者自己译出；对三

部曲的翻译，还同时参考了一些其他版本，特别是格瑞厄森的版本和斯特林格的版本。格瑞厄森主编的标准版《多恩诗集》是学界公认的最权威版本之一；斯特林格任总主编的《多恩诗集》则是全球第一个集注版，也是注释最为详尽的版本之一。

由于三部长诗都很难，所以除《多恩诗歌全集》类作品之外，一般都不会一并给出，甚至诺顿批评版《多恩诗集》( *John Donne's Poetry.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Ed. Donald R. Dickson.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7)也只有《第一周年》而没有《第二周年》和《灵的进程》。对玄学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格瑞厄森的《十七世纪玄学诗集》( *Metaphysical Lyrics and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 Herbert J. C. Grier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则压根就没有收录其中的任何一部。有鉴于此，有必要将三部曲的原文提供给作者，以供读者研读、比较、批评，但考虑到所占篇幅过大，因而改为电子版的形式，放在出版社网站上。请访问 <http://www.ecsponline.com>，选择“网上书店”，检索图书名称，在图书详情页“资源下载”栏目中获取本书附带的其他资源。

1614年12月20日，多恩曾致信亨利·古德伊尔，称自己会因《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而“遭受多种理解”(Donne, *Selected Letters* 79; Williamson, *Reader's Guide* 47)。灵魂三部曲的构想，作为“多种理解”之一，将《灵的进程》一并纳入，除因三者的共有主题和代表作的地位，还因为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也都见于其他作品之中，而且又正好处于前后两个创作时段之间，所以尽管三部曲充满了多重挑战，但它们才是开启多恩研究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 目 录

## 丛书序

## 前言

第一章 三部曲的版本探究 .....	1
第一节 三部长诗的版本信息 .....	1
第二节 《灵的进程》的严肃态度 .....	5
第三节 《第一周年》《第二周年》的“宇宙灵魂” .....	15
第二章 三部曲的宏观结构 .....	20
第一节 《灵的进程》：“宇宙灵魂”的尘世之旅 .....	20
第二节 《第一周年》：对现世的理性解剖 .....	29
第三节 《第二周年》：“宇宙灵魂”之天国回归 .....	41
第四节 神本主义视角中的生命之旅 .....	54
第三章 三部曲的基本主题 .....	60
第一节 自我主题：永生的灵魂与不朽的自我 .....	60
第二节 生命主题：从道成肉身到肉身成道 .....	71
第三节 爱情主题：世俗的、审美的与神圣的爱 .....	81
第四节 恒变：作为主题与背景 .....	97
第四章 三部曲的宇宙人生 .....	105
第一节 诗化的宇宙重建：一个世纪的主题 .....	105
第二节 毕氏旧学与形而上的宇宙和谐 .....	116
第三节 哥白尼新学与形而下的运动变化 .....	129
第四节 基督教神学与永恒的灵魂拯救 .....	144
第五章 结论 .....	159
参考文献 .....	165
附录 .....	170
附录 1 多恩生平年表 .....	170
附录 2 外国人名英汉对照 .....	172

附录3 外文作品英汉对照..... 178  
索引..... 184  
后记..... 186

## 第一章 三部曲的版本探究

自塞缪尔·约翰逊以来，多恩研究注定要涉及“玄学”和“玄学诗”两个基本概念，而一旦涉及“玄学”，自然会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但多恩毕竟不是哲学家或美学家，只是诗人，所以他的玄学诗首先是诗，是诗的艺术。要将《灵的进程》《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这三部长诗当作统一的整体，首先就必须从诗的角度确定它们的性质。在四百年的多恩研究的漫漫长路中，人们之所以没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把它们划归到不同的类别之中，这里的核心问题依然是诗的性质问题。而要确定诗的性质，首先就必须对诗歌本身具有确切的把握。那么，多恩的三部长诗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呢？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

### 第一节 三部长诗的版本信息

1926年，T. S. 艾略特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做过一次系列讲座，其中第五讲的题目为“多恩的长诗”，包括《讽刺诗》《诗信》《远航》《世界的解剖》《灵的进程》等(Eliot, *Varieties* 139)。今天看来，这个“多恩的长诗”的命题可谓正误参半。其失误之处在于，所谓《诗信》《远航》实际上是多恩的《风暴》《平静》，但却表达得犹如平行的作品一般。虽然舒哈特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说，这只是艾略特尚未成书的讲座稿(Schuchard 1)，但对不明就里的人却可能带来误解；同时艾略特也没有将《第二周年》纳入其中。其正确之处则在于，他将《灵的进程》作为主要内容之一加以探讨，突出了该诗之于多恩作品的地位和意义；同时这也是20世纪讨论《灵的进程》的最早文字之一，尽管不是专论。根据罗伯特·雷伊的《多恩词典》，20世纪最早的专论也许是威廉·默里于1959年发表的《什么是苹果的靈魂？》一文(Ray 392)。默里的基本观点是，《灵的进程》的故事与其说是灵魂的游历，不如说是人的坠落与道德选择(Murray 141-155)。十年后的1969年，乔治·威廉森在《多恩的讽刺诗〈灵的进程〉》中还开门见山地指出，《灵的进程》在17世纪备受琼生和马维尔的赞赏，在20世纪则被学者和诗人双双忽视，只有卡梅伦·艾伦、威廉·默里、格瑞厄森是例

外(Williamson, "Donne's Satirical *Progresse of the Soule*" 250)。这当然是针对 20 世纪 60 年代而言的,因为在这之前已有艾略特等的评论,在这之后则有米希尔·泰珀、卡尔·温特斯多夫、罗纳德·科尔泰、雅内尔·米勒等的研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米勒和泰珀都认为《灵的进程》是一部史诗:前者称之为“奥维德式的史诗”(J. Mueller 109),后者则将其定位成“片段史诗”(Tepper 262)。

《灵的进程》是 1633 年的首版《多恩诗集》的开卷之作。全诗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构成,前者全称为《无限的神性;1601 年八月 16;变形;讽刺诗》,后者全称为《灵的进程;第一歌》。诗的完整标题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不但有具体的创作日期,还有作品的体裁类型、主题思想、续写计划等。由于此后再没有标明为“第二歌”“第三歌”之类的诗作问世,因此学界一般将《灵的进程》称为“断章”或“片段”。

根据史密斯的观点,在现存的各种多恩诗抄本中,属于 1605 年之前的仅有五本,包括《讽刺诗》三本、《灵的进程》两本(Smith, *Critical Heritage* 5)。这表明在首版《多恩诗集》问世之前,《灵的进程》早已流传在多恩的朋友圈中了,而这也或许是首版《多恩诗集》何以用《灵的进程》作为开篇的原因之一。到 1635 年第二版《多恩诗集》问世时,篇目之间的顺序作了重新调整(Grierson, *Poems of John Donne* 2: xiii),《灵的进程》也因此而被移到了《诗信》之后,但其序言却仍然保留在原来的位置。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所以书中还专门列了一个“勘误”,指出“该序应该与该诗一道位于第 301 页”(Keynes 161)。在 1639 年的第三版《多恩诗集》中,序言和《灵的进程》被重新排列在一处,第二版中的“勘误”因此取消。此后的各种《多恩诗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添加、删除、节选等,但《灵的进程》本身则再无变化,表明已经得到世人公认。

《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分别作于 1611 和 1612 年。前者原名为《世界的解剖》,其首版封面页名称为《世界的解剖,借此:因伊丽莎白·德鲁里小姐之青春早逝,整个世界的脆弱与腐朽得以再现。伦敦;为塞缪尔·马查姆而印,供其位于大头鱼像旁的圣保罗墓园书店出售,纪元 1611》,其中前半部分为诗名,后半部分为出版信息。后者封面页名称则为《第二周年,或论灵的进程,借此:因伊丽莎白·德鲁里小姐的宗教之死,灵之不适于此生及灵之净化于下世,得以沉思。伦敦;布雷德伍德为马查姆而印,供其位于大头鱼像旁的圣保罗墓园书店出售,1612》,同样分为标题和出版信息两个部分。标题中的伊丽莎白是德鲁里爵士的幼女,死于 1610 年 12 月(Bald, *Life* 238),1611 年恰好是她的周年祭,加之两诗都以她的夭折为契机,所以 1612 年当两诗再次出版时,前者增加了“第一周年”的字样,与后者一道并称《第一周年与第二周

年》(*First and Second Anniversaries*)，再往后，因为有批评家将其简称为“周年诗”，所以也有单独出版的《周年诗》(*Anniversaries*)。从此以后，两首周年诗既有分开出版的，也有合并出版的。仅以多恩生前为例，分开出版的就有1621年版和1625年版，其中后者的印制者由布雷德伍德变为了马修斯，出售者由马查姆变成了托马斯·迪尤；合并出版的则有1612年版、1621年版、1625年版和1627年版等，其中1625年版的印制者为斯坦斯比。根据凯恩斯所言，在合并出版的版本中，1612年版、1621年版和1625年版都没有作者名字，但人们都知道是出于多恩之手，原因是多恩曾于1612年致信乔治·杰拉德，谈起过两首周年诗的出版与人们的反应情况(Keynes 134)。

《灵的进程》立足于文艺复兴时期普遍信奉的“存在链”概念，讲述了伊甸园知识树的灵魂如何变身为人的灵魂的故事。《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则如其标题所示，借伊丽莎白小姐的不幸夭折，分别从“青春早逝”与“宗教之死”的角度，批评了肉体的世界，歌颂了灵魂的世界。较之于多恩的其他诗作，三部长诗的共同之处一是都有明确的创作时间与出版时间，二是都有明确的主题思想与出版意向，三是都有明确的指向性与象征性。所有这一切，笔者将在后面结合相关命题加以详细研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三点：第一，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它们代表了多恩诗的最高成就，但《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都始终被认为是献给伊丽莎白·德鲁里小姐的挽歌，只有《灵的进程》被部分学者视为史诗。比如，雷伊就曾认为：“其形式具有史诗的要素，特别是开篇的‘我歌唱’以及反映创作计划的一系列‘歌’（类似于史诗的‘歌’或‘卷’），而事实上也确实像一部讽刺史诗。”(Ray 231)第二，由于三部作品相对较长，所以除了《多恩诗歌全集》，现行各种版本都并未将三者全部收录，甚至2007年的诺顿批评版《多恩诗集》也只有《第一周年》而没有《第二周年》与《灵的进程》。即便格瑞厄森那极为重要的《十七世纪玄学诗集》，也就是曾引发艾略特那著名的《论玄学诗人》的选集，虽然在导论中引用过《第一周年》的部分诗行(Grierson, *Metaphysical Lyrics* xiv)，但在真正的诗歌部分则只有多恩的爱情诗19首、宗教诗11首、杂诗5首，至于三部长诗则踪迹全无。第三，自1633年以降，多恩诗便被分为歌与十四行诗、警句诗、挽歌、讽刺诗、宗教诗、诗信、周年诗、婚颂、杂诗、灵的进程、悼亡诗等不同范畴，即便全数收录，也被划归不同的范畴。而现行的许多版本，或选取其中的几种，或每种选择一个部分，或干脆专选一种，《灵的进程》《第一周年》《第二周年》始终是分开编排的。

读者反应理论告诉我们，作品只存在于阅读过程之中。但当某部作品根本就缺场时，那我们是连阅读的可能性都没有的；即便是在场但却已被划归不同范畴时，其间



的关联在阅读中的丢失也是颇为正常的。多恩的三部长诗就是如此。《灵的进程》虽在多恩生前出过单行本，但首版《多恩诗集》问世后就再也没有过单行本了，即便出现在某些诗集中，也不见得有人阅读。《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则略有不同，自1612年起就一直存两种版本：一是单行本，仅多恩生前就在1612年、1621年、1625年、1629年都有单独的《第一周年》或《世界的解剖》，也都有单独的《第二周年》(Keynes 134-144)；二是合印本，即学界常说的《周年诗》(Anniversaries)<sup>①</sup>，也就是将《第一周年》《第二周年》合二为一出一本书。这意味着，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四百多年时间里，三部长诗各有自己的不同归属。而这也直接导致了读者的不同反应。比如，格瑞厄森就认为，1612年版的印刷质量是不尽如人意的，而随后的1621年版和1625年版则越来越差，直到1633年版才有根本改观(Grierson, *Poems of John Donne* 2: 178-186)。

4  
 一 笔者在别处曾谈道，“琼生是最先评说多恩的诗人之一……由于琼生在当时文坛上处于霸主地位，所以他的品评也就无异于给多恩批评定下了基调”（晏奎，“品评、颂扬与反思”118）。琼生对《灵的进程》十分看好，对《周年诗》则持批评的态度，视之为“褻渎之作”，而且多恩诗“不能为人理解，恐会失传于世的”（Jonson, *Works* 1: 113-117）。而大约就在同时，约翰·韦伯斯特却在他的《马尔菲公爵夫人》中四引《第一周年》，六引《第二周年》(Smith, *Critical Heritage* 36)。这再次表明，读者对三部长诗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从1633年首版《多恩诗集》收录的献给多恩的13首挽歌中可以发现，多恩已然成了才界君主，而成就这一高位的就是他的两首周年诗。其中的原因，正如爱德华·泰勒所指出的，在于那些挽歌作者都清楚地意识到：多恩不仅穷尽了挽歌的词汇，而且手握才界的权杖，所以任何挽歌都不足以表达对多恩的哀悼，只有《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才够得上献给诗人自己的挽歌(Taylor x)。到18世纪，蒲柏却更加看好多恩的讽刺诗，把《讽刺诗第2号》《讽刺诗第4号》和《灵的进程》看作多恩的最佳作品。而在约翰逊的《英语词典》(1755年)中，根据亚特金森的考证，引用《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的，分别达36处和21处(转引自Smith, *Critical Heritage* 214-215)。这进一步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品味的变化，读者对多恩诗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但有一点始终相同：多恩的三部长诗始终都是被分而论之的，一如其出版一样。

这样的状况至今依然。这意味着，要把三部长诗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势

① 在《歌与十四行诗》下，另有一首《周年》(The Anniversary)，那是一首仅有30行的短诗，写爱的欢乐，格瑞厄森称之为“充满激情的欢乐之诗”(2: li)，不是本书所讨论的作品。